

中国特色的 译文读者

沈诞琦
· 著

中国特色的
译文读者

沈诞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 / 沈诞琦著. — 长沙: 湖南
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404-7784-4

I. ①中… II. ①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1292 号

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

ZHONGGUO TESHU DE YIWEN DUZHE

- | | |
|-------|---|
| 作 者 | 沈诞琦 |
| 出 版 人 | 刘清华 |
| 出 品 人 | 陈 昱 |
| 出 品 方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200020) |
| 责任编辑 | 耿会芬 |
| 装帧设计 | 雾 室 |
| 出版发行 |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
| 印 刷 |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
| 印 张 | 10 |
| 字 数 | 160 千字 |
| 版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04-7784-4 |
| 定 价 | 45.00 元 |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联系电话: 0731-85983029



出品人：陈 昱
监 制：张雪松 余 西
出版统筹：戴 涛
编 辑：吕 昊
内文插图：芊 祎
封面设计：雾 室
内页设计：张 苗
内文排版：凌 瑛

投稿邮箱：insightbook@126.com

新浪微博：@浦睿文化

给西摩

目
录

I	最漫长的前戏	001
II	封笔之作	015
III	雅歌	027
IV	棺材匠	047
V	巴西小姐	067
VI	牧羊	095
VII	音乐教育	107
VIII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135

IX	传道书	153
X	疾病发明家	193
XI	外婆	221
XII	卡莫拉	237
XIII	拾贝壳	267
XIV	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	281
	感谢	307

I

最 漫 长 的 前 戏

我懒得细说他们如何知悉彼此，任何对于背景的写实都将歪曲发生在他们之间一切的真正意义。总之一开始是一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的谣言，或许都不是谣言本身，而是说话者的眼神，那飞扬的手势，那桌上的琉璃灯，让鲁宾立马爱上了谣言中的女主角，觉得她是他一直等待着的天造地设的女孩。这显然是荒谬的，世间从不存在天造地设，可是那恍若隔世却又熟稔至极的错觉，就像一个严重脱水的人，你递给他的不是水或者酒或者毒液，而是稚龄时他母亲常煮的桂圆水扑蛋汤。那一刻他生出了个可笑又坚定的冲动：他想和她赤条条地躺在一起，筋疲力尽，就像躺在一泡软绵绵的桂圆水扑蛋汤里。他不想与她恋爱，甚至不想交谈，只想一个手势一句话都不要，尽情地泄欲。

他鲁莽地打听到了她的地址，向她去信，她回复了，端庄矜持的信，讲述工作和共同朋友。几个月内他们互相收发了几次措辞稳重的通信，她态度中立，不厌恶也不欢喜。最后一次她问他，平时看什么书。鲁宾将信反复从信封中取出放回读了多遍，最后决定冒险：他到邮局向她家寄了三本书，弗洛伊德

的《性学三论》、卡萨诺瓦的《我的一生》、萨德的《闺房哲学》，在《性学三论》的扉页他夹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正面是比亚兹莱的名作《孔雀裙》（从十二岁起他不知道对着这张图画自慰过多少次），明信片的背面他约她周末在市郊新开的公园见面。

雅罗赴约了，穿着云南风情的孔雀裙，对小小的冒险心怀忐忑。鲁宾从未见过她的相片，却立马认出了她。他在暗处观察了她五分钟，老实说他疯狂的头脑根本没有辨清她的皮肤是白是黑，她的鼻子是挺是塌。他就看到高耸的胸、挺翘的臀——这就足够了。他走上前招手，又是五分钟无言地打量，紧接着他握住她的手，雅罗以为他要将她的手背放到嘴边亲吻，而他却将它移到自己的裆部，嗫嚅着说：“这一切多傻啊！”顿了顿片刻，他拽起她的手往回奔，一边就事论事地说：“去我家。”她没有反抗，甚至（也许是他的错觉）轻轻笑了。他们进了地铁站，她呻吟般地哼了一声，把他引进了地铁站的公共厕所。在锁上门的蹲位间里，他们的身体刚一碰到就彼此抵达高潮。他们做了三次，没有前戏，极短，彼此都把持不住，鲁宾高兴得哭了。他没说一句，没有吻她，没有抚摸她的秀发，而她毫不介意。二十分钟后他们已经在地铁上，彼此间保持着一米的距离。雅罗先到站，挥了挥手向他告别，她心中柔情似水，想象鲁宾那滚烫坚硬的裆部和那句“这一切多傻啊！”将是她青春最好的

注解。鲁宾回家，对着比亚兹莱的《孔雀裙》又自慰了一次，然后他写信给雅罗。“我爱你妖艳的孔雀裙。我爱你。”他是这么写的。他确信这就是为他天造地设的女孩。

这些先验的误会和过于体贴的默契解释了他们前五次约会的唯一内容。五次后他们搬到一起同居。雅罗之前与父母住，可想而知她为之向父母撒了十几个互相关联的谎言，厚颜无耻地挨过了各式有意无意的盘问。他们潦草地选了一所交通不便的公寓，却精心布置家具摆放的位置：每一种几何造型背后都有撒旦淫荡的凝视。新居落成后，两人就专注于每时每刻的激情，极少进食，不放过任何交合的机会，到了亦痴亦傻的地步。直到他们同居了两个月，有天鲁宾和她赤条条地躺在一起，筋疲力尽，就像躺在一泡软绵绵的桂圆水扑蛋汤里，他才恍然大悟地说：“你算是我的女朋友吗？”雅罗没有生气，甚至也显得很困惑，许久后才点了点头。

那天起，每次做爱前鲁宾会长时间地抚摸她、亲吻她，雅罗将之看成温情脉脉的爱意。不久后（也就是两人认识九个月后），他们真正开始交谈，先是童年，再是家庭，再是彼此的情史，性经验史，再是文学、历史、哲学……最甜美畅快的谈话永远关乎幼年的性记忆：对于哺乳的想象，对于双亲的爱慕，初恋情人留下的朦朦胧胧的残影。“记得我小时候……”总是这么起头的，话刚出口嘴角已经扬了起来，身体微向前倾，脖

子弯着。正是从这些因自我保护意识而极度扭曲的回忆重现中，他们渐渐识破了天真美丽的谎言，学会了彼此宽容。他们尽量避免谈论实际工作或当下时事，两人都对具体的现实心存不屑。无数长夜都留给了无边际的畅谈，也许以极度疲惫的无梦的沉睡结束，也许以极度兴奋的流泪和大笑结束。那些长夜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雅罗觉得自己从未入睡，一直呼吸在爱抚和谈话中，她身边躺着的男人，他的心和身子她都摸得通透。

可是好景不长，鲁宾渐渐染上了个怪毛病：他会在性欲勃发的前戏中停下来，雅罗已经下身潮湿气喘吁吁，而鲁宾会突然忘记做爱这档事，凭空想出一些抽象难解的问题。雅罗头一次注意到这个怪病时，鲁宾在专心亲吻她的乳房，然后他抬起头，茫然若失，清晨的阳光射到他的侧面，他赤裸的身子像是一个过于做作的希腊悲剧人物。鲁宾趴在雅罗身上，她感觉到他的阴茎绝望地软下去，他开始谈论一种叫作“矛盾的定语”的概念。他举了例子：“柔软的动词”“无性的情诗”，然后他鼓励雅罗想更多例子。雅罗陷入沉思，极缓慢地报出几个她认为不错的例子：平静的雪崩……单色的蜡笔……沉重的酒精……她还在尽力思索下一组矛盾，想到了名词“热带”，正在斟酌合适的定语，而鲁宾突然插入她的身体，“你啊……”他幽然长叹了一口气。很痛，可她并不觉得粗鲁。

那之后的每一次前戏都会无一例外毫无征兆地被这些讨论

打断。有时候从人物讲开，由维特根斯坦讲到天才的职责，由乔伊斯讲到对天才存心的浪费。有时候从意象讲开，由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讲到记忆中连贯的线索，由俄罗斯套娃的最末一只讲到记忆的戛然而止。有时候，鲁宾开始讲一个故事，讲到一半被雅罗兴致盎然地打断了：“这让我想到一件事……”于是一串有头无尾的故事螺旋状地连接起来，首尾是两个失眠多时的造梦者。这不再是鲁宾一个人的错。有那么几天他下定决心要连贯地完成性交，然后触到了雅罗充满暗示的期待的眼睛，他温柔地停下来：“我们来讲讲 1968 年射出的子弹。”

那就讲讲 1968 年射出的子弹吧。在机场的滑行跑道上，他们向她腰际踢了一脚，随后走出来另两个拿枪的警察对准她的脑袋开了一枪。她像落叶般瘫倒在地上半天没有声响，然后咳嗽了一声，又鬼魂似的爬起来，于是再是“啪——啪——”两记枪声，自始至终我躲在候机厅的死角里，又惊又怕，几乎喊出来：“姐姐！姐姐！”他们将尸体粗鲁地拖进吉普车里，我看到她精巧的鼻梁被沙土磨出血珠。第二天他们到我家，进门就说：“交五分钱子弹费。”三粒子弹才五毛钱，那是 1968 年 4 月 30 日。

那就讲讲 1746 年掷出的斧头吧。那天风大，下着雨，地上都是泥浆。我们的人分成几排一字站开，大家左手拿着斧头，右手拿着铁叉。两里外我朦朦胧胧看到红衣白袜的英军，哥哥



就像一个严重脱水的人，你递给他的不是水或者酒
或者毒液，而是稚龄时他母亲常煮的桂圆水扑蛋汤。

说他们左手拿的东西叫手枪，右手拿的东西叫步枪。族长叫喊着“冲啊”，我往前奔了几步，就被长枪管里飞出的小东西射中了大腿，倒下前我竭力一掷，斧头砍伤了皇军的马，马撒开蹄子疯跑，踏断了我的脊梁骨。那场仗只打了半小时，我们折了几千条汉子，英军才死了五十人，那是英国国土上的最后一役，1746年4月16日。

“那就讲讲1583年射出的箭矢吧……”鲁宾顿了一顿，嘴里念念有词地计算着前前后后，最后勉强一笑，“我可能把时间记错了。别管1583年，我们还是讲讲1421年射出的箭矢吧。”雅罗注意到鲁宾对时间偏执的敏感。他不在乎弄混人名、搞错地点，可他从不愿混淆时间。只要可能，他竭力做到精确，他会说1968年4月30日的子弹是下午三点半射出的，他会说1746年4月16日的斧头是上午十一时掷开的。

那就讲讲1421年射出的箭矢，就讲讲988年抛下的巨石，就讲讲223年掉落的长矛吧。那就讲讲1915年蔡锷的妓女小凤仙，1793年丹东的妓女马丽昂，或者，你想听听圣子耶稣的妓女、贤帝哈德良的妓女吗？就讲讲我1785年为你写的小说《索多玛120天》，你记得吗，你带来的那卷纸被我的蝇头小字写得密密麻麻。你还记得吗，1897年我在狱中为你写的信：“亲爱的波西，唯有精美的、精美于思的，才能供养爱。但不管什么都供养得了恨。”要不然，雅罗，你至少记得1911年我写给

你的遗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对了，雅罗，你看我昨天在狱中又给你写信了：

亲爱的最亲爱的

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邂逅一千零一次公元前故事的引子到二十世纪才补上尾声幼发拉底河畔我掬起过一把细沙两千年间手心的冷汗让沙子结晶成石英我送给了英格玛伯格曼他造了一座没指针的钟那条咬死埃及艳后的毒蛇我取了蛇胆寄给博尔赫斯他吞下后睁开了第三只眼睛看完了八十万册藏书一千零一次我手无寸铁奥林匹亚山的诸神不是我的兄弟父亲情人我看着你遍历酷刑而死被鹰隼啄食心脏幸好维吉尔为我偷来一台时光机我钻进机器里去地狱对你说

我__你

我__你

你__我

你__我

我__你__我__你

我__你__我__你__我__你__我__你__我